

太白楼下

胶州海运河

从三江口到河姆渡

汴京大传

运河城镇笔记

冯并——著

千里走运河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里走运河——运河城镇笔记 / 冯并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4
ISBN 978-7-5162-2776-3

I. ①千… II. ①冯… III. ①大运河—历史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31827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石松
特约编审: 沈锡麟
责任编辑: 张佳彬 姜华 高文鹏

书 名 / 千里走运河——运河城镇笔记
作 者 / 冯 并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 63055259 (总编室) 63058068 63057714 (营销中心)
传真 / (010) 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 / 20.5 字数 / 305 千字
版本 / 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2776-3
定价 / 68.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前言

中国的大运河是一张巨大的人工水网，是当年漕运的重要通道。从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印迹上看，上半部宛若一个正三角形，下半部呈一条弧线，覆盖了中原和东南地区的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它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延续的血脉。它对我们来讲，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力量的体现，还是一种我们永远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见证。现在，它依旧滋润着中华大地，书写着全新的发展篇章。

运河城市拥有巨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带动许多民生产业和市场扩容，这是毋庸置疑的。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国内旅游业首当其冲，因而需要不断地启动内需市场。旅游市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如何提升文化旅游产业的档次，完善流通体系，同样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努力。

中国运河文化具有历史的厚重感，需要从不同层次上去挖掘它的内涵和外延，为扩大内需提供新的空间，在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交换中，使其不断发挥作用。对大运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系统地进行回顾和前瞻，是文化进步的本能，也是经济发展的本能。智慧和创新时代的来临，将会提升它的效能。

运河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侧面，行走在运河城市里，谁都会有新的认知和收获。运河既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交通系统，还会承担新的市场使命。在现代社会里，交通方式的丰富性已经今非昔比，便捷的航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成为新的出行方式和物流通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运河交通、水上交通就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笔者利用四个多月的时间，穿越许多运河城镇，

并写作这本笔记的一个突出感受。

中国大运河已经成为世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其宝贵的财富，但它也是活的经济产业载体。我行走在运河城镇里，不仅会有一种阅读历史文化、一览锦绣山河的愉悦，也会有对运河未来发展的某些思索。古老运河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水文化、水经济、水智慧，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演进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让我们进一步认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进一步认知中华文明包含着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中国一代一代的水利人，充分利用了自然山河地理资源，付出相对较少的代价，构建并不断更新了极为庞大的运河体系，有效连接了中国东西南北广大地区的经济和市场，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运河城市是中华民族发展星空中一颗永远闪亮的星。

描述运河城市、记录古今形态以及今后的演变，不只是为了叙说过往，更是为了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多种需求，提高人们保护运河、利用运河的自觉意识，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优化市场的发展结构。老河有新传，新河有古韵，运河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经济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可以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我们至少会引发这样的思考。比如，中国大运河所展示的中国创造智慧和水科技，会在未来流通产业中发挥什么样的新作用，它与我们提倡的绿色宜居城市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运河的保护和持续运作，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城市建设，有着怎样紧密的关联；甚至，中国的大运河能否全面复兴，新运河又从哪里开始出现等。

我们仅仅思考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运河的复兴并不只是一篇环境美化的大文章，还有着事关现实和未来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巨大意义。首先是古代物流运输成本的比较。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水路特别是运河运输，更适合长距离较大吨位的物资运输。比如隋唐永济渠的开凿，主观上是为了征服辽东便利漕运，客观上整合了南北资源。有学者进行了相关考察，具体如下：一是明代宝坻县县令袁黄所著《皇都水利》中记载：“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水

运价大约是陆运价的六十分之一。二是明代巡漕御史吴仲上书嘉靖皇帝提请疏浚通惠河的奏折中说,“一舟之运,约当十车”。这还没有算上气候对道路的影响。

其次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物流成本比较。现代社会有发达的海陆空交通,运河水运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但根据实际比较研究,水路每吨公里的综合运价是铁路的三分之一,是公路的六分之一;如果从耗能来比较,水运耗能是公路运输耗能的八分之一,是铁路运输耗能的二分之一。从绿色低碳环保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上讲,运河水运的复兴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的运河体系轮廓明显,有一半多运程已达三级以上标准,仅济宁至杭州段的运能已经接近于长江,如果京杭大运河、卫运河乃至隋唐大运河全都进入复航阶段,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至少,就一些大宗工农业和矿产品来讲,综合物流成本会大大降低;至少,人们拥有了新的内河游轮旅游选择;至少,沿运河城市和乡村增添了新的振兴手段,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多了一条路。更不用说人工整理水系对于减灾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大运河体系的复兴有必要,也符合经济社会需求,但现实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从目前来看,主要制约在济宁以北和卫运河流经的水流不足,主要的问题是华北干旱缺水,且干支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紊乱,但根据气候周期变化研究的有关成果和预测,大运河全面复兴的机遇开始出现了。我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提出历史气候周期变化,将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很多迹象表明,随着降雨带的北移,我国北方开启了新一轮的湿润期,有学者甚至说,未来四十年的气候可能不会是唐朝了,而是进入到西周时期的气候温润时代。近十多年来,毛乌素沙漠降大雨,沙漠开始变绿,西北干涸的古河道开始流动,野生的芭蕉开始越过秦岭,腾格里沙漠边缘久已消失的青土湖也重现碧波荡漾的水面,甚至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地区出现了洪水,而叶尔羌河和柴达木的河流也开始水利枢纽建设。在这样的变化中,华北平原“漏斗”也会被重新灌满水而达到地下水新的平衡。北方运河的缺水问题开始有了答案。

在古代,华北地区多数时候是河湖众多,九河水系发达。在20世纪70

年代纷纷断流，地下水超采近两亿立方米，总量相当于黄河三年的流量。2004年，北京的密云水库蓄水量首次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03年底开启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竣工后七年里调水四百亿立方。但从2012年开始，华北降雨量开始增加，密云水库蓄水量增加到历史最大值。李商隐在《关门柳》中吟咏的“永定河边一行柳”，已经成为眼前的寻常景象。九河中的滹沱河曾经有过的“霞明深浅浪，风卷去来云”（卢照邻《晚渡滹沱敬赠魏大》）景象也开始再现。目前，不仅是复兴南北运河和卫运河的最好时机，也是通过整理河道恢复干旱时期被连乱了的水系的关键时期，要归还被挤占了的运河和自然河流水道，而不仅仅是去建设湿地公园。多雨期也有多雨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更要有新的规划。绸缎上可以绣花，麻袋上可以绣帆。2021年夏秋，河南、山西的超量降雨是一个警示。如何一盘棋操作，趋利避害，令水各归其源，产生新的综合效益，是我们面对的重要的新问题。雄安新区的建设，其实也考虑了这种百年千年大计，规划了京安（雄安）运河和保天（保定）运河，九河地区将会出现新的运河环形布局。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四大河流之外最长的人工河流，一般分为七个历史段落和现实段落。北运河和南运河是以天津为原点划分的，接下来就是鲁运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包括里运河和早期的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乃至跨越江浦古道抵达泉州刺桐大港的水脉山。隋唐大运河，北有永济渠和后来的卫运河对接，南有繁荣了七百年的通济渠和至今依然繁荣的江南诸运河。本书大体上以运河城市的发展和运河走向为参照坐标，按照运河演变的年代顺序进行了编排，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穿插，也有采写的现实视角和连接性。内容上一共分为四卷，在谋篇结构上有分有合。在适当章节里，也插入运河的一些特殊形态，如胶州湾的海运河，连接泉州的古商道和人们正在谋划的南北大水道，包括西江的平陆运河，等等。大运河的某些段落，目前仍然异常活跃，伴随城市规模扩容，运河主河道也会发生调整演变，这使运河再现“宜航则航，宜游则游”的往日盛景，也使运河有了新的经济分工。不论它们现在是怎样的一种变化状态，都会勾起人们对它前世今生的回忆和未来的遐想。运河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发展，也因运河的保护利用和复苏而变化。运河是人类水文明，也是我们永远的伟大劳动的创造。

从运河新老地标城市的角度来讲，已有定论的重要运河城市，大大小小约有三十五座，用三十五篇简行笔记来记叙，自然会挂一漏万。而且城镇的规模不尽一样，发展状态各有千秋，但都可以从昔日和今日运河流水声中，倾听和感知运河水的律动。这些运河城镇我都去过，有的不止一次，有的则是走马观花，但也留有一定的印象。书写运河城镇，本身就有正面性和侧面性，运河功能和水体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加上视角视野各异，只能是写意多于写实，能够反映笔者在运河城市里的感受，也就不负此行了。

是为前言。

冯 并

2020 年 12 月初稿于北京

2021 年 10 月改定于北京

目 录

一卷

- 邗沟月正明 / 003
听涛水长城 / 017
寻迹泗州城 / 027
中运河剪影 / 037
台儿庄内外 / 047
黄河故道掠影 / 052
太白楼下 / 058
泰山“水柜” / 066
漕驳水国 / 072

二卷

- 运都遗韵 / 089
四女寺断想 / 099
从吴桥到独流 / 105
天津之眼 / 111
胶州海运河 / 119
张家湾底事 / 126
李白怎样到幽州 /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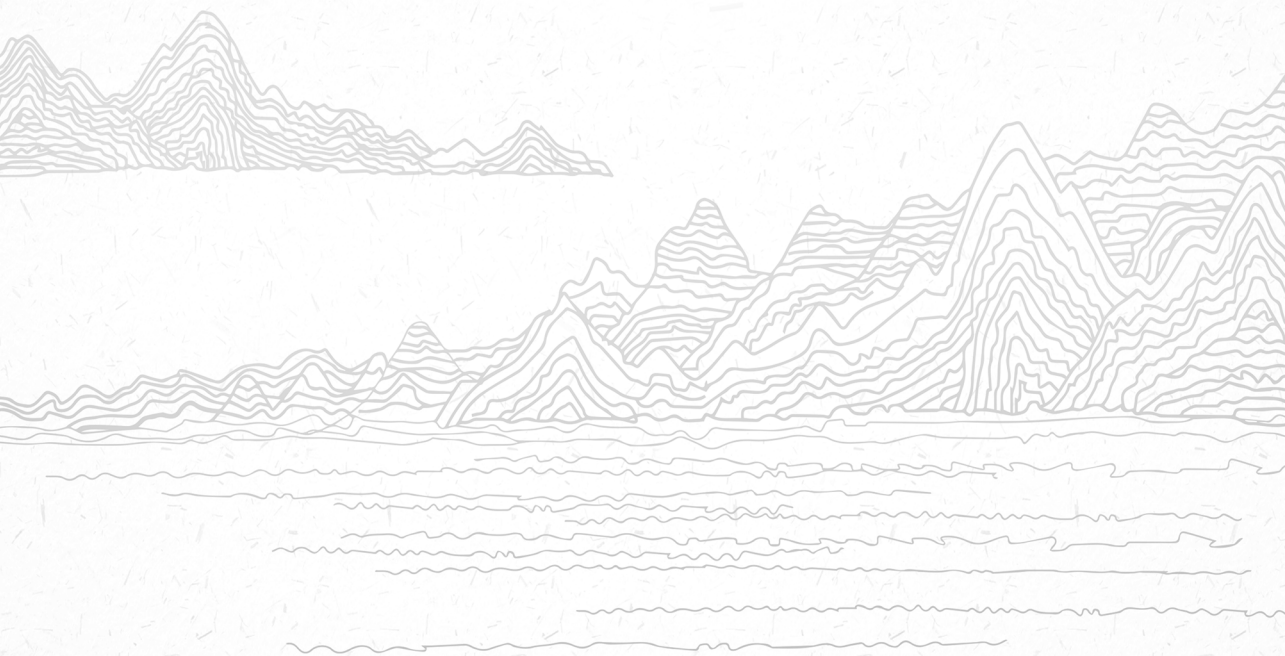
三卷

- 京口瓜洲一水间 / 149
- 青果巷与古淹城 / 160
- 太湖的运河环 / 165
- 胥门外阊门下 / 174
- 运河珍珠链 / 187
- 拱宸桥边 / 192
- 山阴故水道 / 205
- 从三江口到河姆渡 / 219
- 刺桐花怎样开放 / 230

四卷

- 河阴前传 / 239
- 河阳后传 / 247
- 汴京大传 / 252
- 风雨白马津 / 266
- 黎阳渡头说淇上 / 272
- 睢阳、济阳、柳孜 / 280
- 符离集、埇桥与新汴河 / 291
- 隋唐大运河原点 / 298
- 巩义散记 / 306
- 世纪运河 / 311

一卷



邗沟月正明

多次到扬州，看的皆是蜀冈一线诸般风景。瘦西湖和二十四桥自不必说，欧阳修的平山堂和鉴真法师的大明寺，是一定要盘桓流连的。记得第一次到扬州，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到平山堂，后谒大明寺，在寺里与住持攀谈了半个时辰，又到大明寺里正在复建的栖灵塔遗址，那时才对栖灵塔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以前读唐诗，一直对诸多唐朝诗人登临栖灵塔感到好奇，举凡李白、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高适等一流诗人都登临过。李白的诗是“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刘长卿的诗是“北塔凌空虚，雄观压川泽。亭亭楚云外，千里看不隔”。白居易的诗是“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刘禹锡是同白居易一起登临的，“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眼看”。但后来，再不见唐宋诗人的登临之作了。为什么呢？原来此塔有佛骨舍利，唐代武宗会昌灭佛，连塔一同灭掉了。1980年，鉴真大师塑像回大明寺“探亲”时各界提出复建，才有栖灵塔再次出现。平山堂是欧阳修任职扬州知府时建的，是当时文人雅集之所。欧阳修辞世后，他的学生苏轼前后几次到扬州，均要拜谒平山堂，曾经写有著名的《西江月·平山堂》：“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苏轼在欧阳修谢世十年后任扬州知府，续建谷林堂。

彼时的扬州，不仅是商业流通的枢纽，也是江南士人到京城应试、江北士人到吴越交游的必经水路。北宋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出任扬州知府。他很会选地方，在蜀冈建了不大不小的平山堂，居北向南，其名取与江南诸山齐平之义，引来文人雅聚。梅尧臣有诗句“千山飞影横过江”，王安石有诗句“淮岑日对朱栏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是地道扬州高邮人。北宋元丰年间，苏轼离开贬谪之地黄州，准备到汝州去。初冬时节秦观与苏轼在扬州相见，一起盘桓了一个多月，秦观一路相送，苏轼写下了依依惜别的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酿造一场烦恼、送人来。”长淮是指淮扬运河通向汴京的一段水路，竹溪花浦事，指的是五年前他们一起游览过无锡、松江和吴兴的旧去处。扬州成为苏轼精神调整的一方暂时休憩之地。

栖灵塔无疑是扬州城的制高点。此番登顶鸟瞰，蜀冈形胜一览无余。虽然扬州最早的古城址邗城在那里，我并未去寻找，但唐代的罗城也即今日扬州老城区上下，看得更清晰。想那最早的邗沟运河，也在蜀冈之下，甚至连著名的瘦西湖和二十四桥，也会在邗沟故道上。我曾经住过的扬州宾馆，前有绿树成荫的深深河沟，应该也是邗沟的故道和护城河，东西流向，河上石桥的北面，是一座占地很大的庙宇，西边就是乾隆的御码头。两岸已经被绿化，那无疑是后来整修的一段邗沟旧迹。

扬州是一座流动着商气和诗气的城，是人文荟萃之地。曹丕有《至广陵于马上作》，鲍照有《芜城赋》。唐初，孟浩然、李白、高适、王昌龄、王建、白居易、刘禹锡都来过这里。王昌龄有《客广陵》，李白有《静夜思》，都是由扬州引发思乡情愫的千古名篇。至于晚唐的杜牧，不仅留下“二十四桥明月夜”，也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后来，他对沉迷于扬州生活，也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某种反思。更有甚者，扬州人为了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居然把一座城门命名为“徐凝门”。诗人张祜的诗歌更叫绝，“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到了宋代，王安石和沈括的仕途经历也离不开扬州。沈括曾经写有《扬州重修平山堂记》。姜夔也写有独具慧眼的咏扬州诗词。那时的扬州经过兵燹以后，已经不再是杜牧眼中的旧时样，但终究还是有差别的。入清以后，王士禛也曾在扬州为官五年，先后举行过两次“红桥修禊”，后来的修禊，则由师从王士禛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主持了。袁枚和“扬州八怪”的主要成员都曾有参与，规模最盛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诗三百余卷。清末民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是在扬州创作的。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取材背景也在扬州，连载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近现代的学人周叔弢、刘师培、余冠英，以及作家朱自清、汪曾祺等人，可以说从扬州走

出来的名家数不胜数。

从盛唐时代的孟浩然到李白，粗粗算起来，少有哪位诗歌大家没有在这里留有自己的吟唱。与李白同时代的崔颢，名气大，虽传世的作品不算多，但在扬州写下《维扬送友还苏州》。对崔颢的诗《黄鹤楼》称赞不已的李白，在扬州写下《别储邕之剡中》，然后买舟南去，直向天姥山。他也曾经在这里与崔侍御酬酢，写出“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李白在扬州写作的诗歌，约有几十首。

杜甫在年轻时游吴越，也要从洛阳和鲁东先到扬州中转，虽然在他早年的诗作里，很少见到有关于扬州的直接描述，但他在蜀地与秦地诗人裴迪，一道在成都东亭赏梅，诗里提到“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南朝梁诗人，曾在扬州写有著名的《咏早梅》。杜甫路过扬州的时候，也许不是梅开季节，因此在蜀中也只能借何逊的咏梅诗兴来赞美扬州的梅花。

扬州的梅花主要分布在邗江区梅花岭，那里的广储门外有著名的“史可法衣冠冢”与“史公祠”。明末史可法困守扬州，城破后被戮并出现清兵“扬州十日”屠城的惨案。史可法的出生地在哪里，也有多种说法，《明史》记载的是北京大兴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那梅花岭的点点红梅也由后来史公殷红的血迹所化。

杜甫的心里不仅有扬州的梅，也有扬州的点滴记忆，“商胡离别下扬州”“老夫乘兴欲东流”（《解闷十二首》）。无独有偶，李白也曾在扬州写过一首《估客乐》：“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在中唐时期，扬州还见证了白居易同刘禹锡在扬州的首次见面。唐宝历二年（826），经历二十多年流浪生涯的刘禹锡，从和州返回洛阳，途经扬州，恰逢因病辞去苏州刺史回京的白居易也路过扬州。在接风席上，白居易作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对刘禹锡的遭遇深表同情。刘禹锡即席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沉舟也许多见于奔流不息的扬子江里，或者也在通向扬州运河的河汊中。刘禹锡虽然历经磨难，诗中并不见更多悲戚，却

在“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希望里，给人以莫大激励。这首诗虽作于扬州但没有写到扬州，这也算是赠送给扬州人的精神财富。

从扬州渡去江南，向来是诗人们充满诗情画意的水行之路，从晚唐开始，运河岸边送别之风，一时盖过了初唐长安灞陵伤别的风头。例如诗人薛逢，在其《送卢纶归扬州》一诗中咏吟“关河日暮望空极，杨柳渡头人独归”，惆怅离别之情更胜一筹，而且摆脱了宦旅话别的老套子。

然而，令游者更感兴趣的，还是明清以来留下的城市旧迹，特别是扬州的巷、扬州的街和扬州的园林。

扬州的巷多，多到有五百余条，几乎是巷连巷，巷套巷，形成一张巷网。扬州的巷细，有的细小到两人对行，一人只能贴墙让另一人先过。名字也奇怪，有的叫作蛇尾巷（后改五福巷、五谷巷），有的叫剪刀巷、螃蟹巷、羊巷、板井巷、粉妆巷等。有些来头和典故的如探花巷，是因为出过探花郎；观巷则因为欧阳修在此观赏过琼花，建有“琼花观”和“无双亭”。在那时，蜀冈有平山堂，罗城里有“琼花观”和“无双亭”，风头相同。扬州的琼花与芍药也由“琼花观”而名扬天下。扬州老城里，也有类如北京小条胡同的，如紧邻小秦淮河的仁丰里，从南至北排列着的狭巷无以具名，索性一二三四五地叫了下来。很像是北京的那些“条”。走扬州的小巷要慢慢走，慢慢看，稍不留神，没准就错过了哪位“扬州八怪”的旧地头。

扬州旧城的园林也很多，绝不是一个个园和一个何园就能道尽的。在广陵路的犄角里，有个“二分明月楼”，居然是“旱园水作”的园林代表；甘泉路上，还有状如瓢葫芦的“匏庐”；丁家湾有“小盘谷”；东关还有“逸圃”和“冬荣园”，后者是盐商陆静溪的祖产，他的女儿陆英远嫁安徽后，养育了有名的“合肥四姐妹”。此外，个园附近还有一个“寿芝园”。现在，扬州最大的园林应是三湾公园，位于古运河三湾段，在扬州南区瘦西湖外，是扬州古运河比较有年头的一段，是明朝万历年间将运河裁弯取直形成的，有一种运河的古韵味道。

扬州最繁华的是十字街，也叫辕门街。清末《续扬州竹枝词》咏道：“辕门桥上看招牌，第一扬州热闹街。闻道开张生意好，时新茶食鹤林斋。”说起吃茶来，最有名气和雅气的还是“三春”，即“富春”“冶春”

“共和春”。所谓“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算是扬州生活的一大特色。这种由来已久的生活样式，只有广东早茶可以比得，但不分时辰早晚，后者在食不在茶，前者在茶也在食。十字街闹市分左右。左是左卫街，钱庄最多，是彼时的金融中心；右是缎子街，那里是绸缎珠宝庄，都是高档消费的去处。翠花街后来向南延伸到古运河，现在称为渡江路。

老城是唐代开始修建兴起的，明清进入了鼎盛期。旧罗城里还有很多专业市场街，如街面已经拓宽了两倍的皮市街等。有历史商业气氛的，还是南河下商业街区。在清中叶，朝廷曾经实行过“盐引”商业专营，这里便出现了倒卖“盐引”的引市街。相邻的街上还有一座“盐宗庙”，供奉着盐商的老祖宗夙沙氏、胶鬲和管仲，旁边就是卢氏“盐商第一楼”。最有人气的历史名街还是“双东”，即东圈门和东关街。东圈门原来也是商业街，那里有朱自清的故居，还有文气味十足的旌忠巷，相传南朝梁萧统的“文选楼”即建于此地。

昔日商人们谈生意，最有传统环境气氛的，是澡堂子和吃茶的地方，这也许是扬州传统服务行业兴起“三把刀”，即剃头刀、菜刀、修脚刀的由来。扬州师傅搓澡技术好，为此，苏轼写了一首风趣的《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在明清时期，扬州城里有澡堂一千多家，日夜营业，所以民间有句歇后语“澡堂的灯笼——天天挂”。好风雅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落后，也为扬州的搓背修脚写下一赞：“扬州搓背，天下一绝；修脚之功，乃肉上雕花也。”

东关街比较长，东至古运河边，西至国庆路，全长一千多米。这条街从唐代就开始了，足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

以前来扬州，都没有来得及细逛细看，这一回要看个痛快。东关街里名吃甚多，蟹黄包不用说，河蟹、菱角和红烧猪头也是名吃，前几年还有清蒸鲥鱼，但随着长江鲥鱼的渐渐绝迹，如今已经很难品尝到了。东关街是明清时期的商业街，也是在唐代罗城基础上修建的。那时的东关街，街面上市井繁华，商家林立，“陆陈行”“油米坊”“瓜果行”“鲜鱼行”“八鲜行”“竹木行”，招牌罗列街边，应时吃食应有尽有。现在，有些老招牌也亮了出来，

但时移世易，虽招子如旧，可毕竟带有现代商业的新烙印。

值得一看的是，清嘉庆年间两淮盐业巨头黄至筠修建的个园。个园的前门在东关街中段，后门在与东关街平行的另一条街上，横跨了两条大街，无形中保留了东关街的整体框架。个园里以竹石为主景，以分峰用石为特色。名之为“个”，或有多种含义：一是园主黄至筠爱竹，造园多取竹的心虚体直君子儒雅之义；二是园林颇有个性。个园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不断营造完善，前后耗银六百万两，一时间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并列为中国四大名园。

黄至筠原籍杭州，出生于河北赵县，成为盐业巨贾后入籍扬州，是一位比胡雪岩还要早不知多少辈的“红顶商人”。他担任过正二品顶戴的盐运使，曾两次获得进京为皇帝祝寿且在圆明园里听戏的特别恩宠。他是一个商业奇才，同时也喜欢书画。在个园的抱山楼下，尚存有所画的扇面石刻，刻石左边有题字：“拟宋人小品，个园黄至筠。”《扬州画苑录》里也有关于黄至筠的记载，言其“素工绘事，有石刻山水花卉折扇面十数个，深得王（翬）、恽（寿平）旨趣”。王翬是清代著名画家，名号很多，其作品《唐人诗意图》曾经以一亿多元的天价拍出。黄至筠在当时能够深得王、恽二位的旨趣，可见其文化修养之深厚。

黄至筠的个园，是在购入部分小玲珑山馆基础上改建的，而那小玲珑山馆也非等闲之地，是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创办的著名藏书楼，也称“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现在已经复建。小玲珑山馆的名字，来自门首一块稀有的宣和太湖石。因为苏州已有玲珑山馆在先，故以“小”名之。马氏兄弟原本也是成功的大盐商，但同时精于校勘装帧。小玲珑山馆曾经藏书十万余卷，仅为《四库全书》的修撰，就提供过七百七十六种珍本，其勘刻的书籍亦素有“马版”之称。“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汪士慎、高翔和郑板桥，或曾经馆于马家，或与其有频繁交往，并以藏书楼为核心，相与结为“邗江吟社”。这个吟社应当是有清一代文人结社和书籍勘刻出版的雏形和集大成。“扬州八怪”能够聚集在扬州，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学现象，不能不说与小玲珑山馆和“邗江吟社”的活动有极大关联。如此看来，扬州的盐商，并不尽是喜钻钱眼之人，他们的文化行为，也不能以附庸风雅视之，他